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二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二)

王懋竑纂訂



# 朱子年譜卷之一上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卻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卻非專論道體。自合



入第二卷。作第二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卻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闡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千萬勿吝也。乙未八月又答呂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有未安。卻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丙申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丁酉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戊戌〔語錄〕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李閔祖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陳淳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十四聖賢氣象。蕭振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葉賀孫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卻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遊心。楊道夫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王過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



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癸巳。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甲午。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甲午。〔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癸巳。〔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乙未。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乙未。〔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



之自信也。乙未〔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乙未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乙未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洪本嘗與滕璘遊。見山水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曰。名緋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李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便道往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開警良多。熹十二日達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

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爲他人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文集〕祭汪尙書文。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



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管武夷山冲祐觀。

〔行狀〕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因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祐觀。〔年譜〕時上諭大臣。獎用廉退之士。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之。時權幸羣小乘間讒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其再辭。卽從其請。〔文集〕辭免祕書郎狀。一云。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尙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卽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



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逾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蚤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壘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少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指揮。謹狀。辭免祕書郎狀二。

答韓尙書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閒。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竊妄意此必尙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傅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旣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



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己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從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托欺謾。以取爵祿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職。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



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草堂劉公女也。明年某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洪本〔文集〕答何叔京書云。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謬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丙戌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乙未答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己亥答胡季隨書云。熹於語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此豈易事。若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悞之甚耶。癸卯〔語錄〕論語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



煞誤看讀。楊道夫已西後。〔文集〕答張元德書云。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

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庚戌。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

下手。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丙辰。〔語錄〕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

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不知何人。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

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出。所以做出註解。

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出。不知何人。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

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不知何人。語學者曰。某

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仔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甘節。論語集注。如秤上

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郭友仁。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

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王過。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

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沈儻。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

爲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曾祖道丁巳。集注於正文之下。正

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

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

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後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朱在過庭所聞。集註中解。有兩說相



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陳淳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

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

說，前一說勝。董拱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李方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

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葉賀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

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未有這般意思在。楊道「文集」答潘端叔書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

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

處，仔細喻及，卻好評量也。癸卯張元德問曰：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答曰：論孟集註，

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

適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當在丙辰後「語錄」論語或問甚好，何故

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註儘得。郭友仁問：論語或問曰：是

五十歲。元本作年誤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甘節

詩集傳成。

「文集」詩集傳序：丁酉冬十月，先生孫鑒詩傳遺說注云：詩傳舊序，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呂氏家塾讀詩記

後序：壬寅九月，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書臨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

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



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淳熙庚戌冬十月。答范伯崇書云。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故集傳中不敢提起。歐陽公本末論甚佳。亦收在後語中矣。乙未 答呂伯恭書云。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乙未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閒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爲多。尙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庚子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昨已付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卻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卻望仔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卻難看也。庚子正月四日 又答呂伯恭書云。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六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以爲何如也。庚子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



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庚子答潘文叔書云。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甲辰答潘恭叔書云。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尙未能便就也。甲辰答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丁未答李公晦書云。詩說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寅後〔語錄〕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義。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卻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編排放在前面。驅逐序過後面。自作一處。陳文蔚○在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同。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邵浩向來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過。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葉賀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吳必大〔續集〕與葉彥忠書云。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卅副在內。恐要帖換也。未詳其時疑甲辰後。〔年譜〕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

周易本義成。



〔文集〕書臨漳所刊易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呂氏書古易後〕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象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跋〕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象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



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象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象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元本作說經。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象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



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為說矣。豈非闕哉。周易會通載此於呂氏易後「文集」答呂伯恭書云。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

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

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

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容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

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

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

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

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加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

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

就也。乙未答虞士朋書云。寄示趙倉易說。簡易精密。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

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闕略。不復留意。卻

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為詳之。試因

語次以盛意扣之。癸巳與趙提舉書云。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

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并以為獻。丙午



丁未。答陳明仲書云。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尤難。廷老所傳鄙說。當時草草抄出。未成文字。然試略考之。亦可見門戶梗概。後癸巳。答余正叔書云。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惟須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後戊申。答鄭仲禮書云。示諭讀易之說甚善。熹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至於經文。亦但以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啓蒙。癸丑。答孫季和書云。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辭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空妄說也。又嘗作啓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別集辛亥。答劉君房書云。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摸印。有誤觀覽。啓蒙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贗語。後乙卯。答楊伯起書云。讀易想益有味。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別集己未。〔語錄〕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過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劉礪。問本義何專以卜筮爲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余大雅。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看易。曰。易未好看。易自難看。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



多。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徐寓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卻太略。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李方子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沈憫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年譜〕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本傳〕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任。

〔文集〕辭免知南康軍狀。

冬十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請祠。

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卽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

〔文集〕乞宮觀劄子。

十二月。省劄趣之任。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啓行。候命於鉛山。

〔年譜〕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



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卻有害也。先生至是始有行意。二十五日離家。行至信州鉛山候命。寓止崇壽僧舍。

二月復請祠。

陸子壽來訪。

〔文集〕和鵝湖寺子壽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語錄〕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子壽看先生解。莫顯乎微云。幾微。世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檢點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檢點也。先生曰。固然。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少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



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院清規樣。亦自好。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卻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卻緣衆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卻不誤他錯了路。設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後卻錯了。不可知。俱余大雅〔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戊戌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卻似不佳耳。己亥十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卻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庚子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庚子六〔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庚子〔文集〕答曹立之書云。錄



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尙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卻似漸有揜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人，尙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說。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尙復疑貳祕藏，以滋其惑也。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未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余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乎余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發書而問訊，並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道之深嗟，唯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子壽以庚子九月二十九日卒。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



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答傅子淵書云。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計。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俱庚子。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年譜〕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士人鄉人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詣學宮。以暇時與教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洪本先生每四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亶亶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李本

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祠。

〔年譜〕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為蒙恩假守。畀付民社。將使宣明教化。敦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而已。其為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嵩。司馬延義。熊仁瞻。義門洪氏等遺蹟。與夫白鹿洞學宮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父子。了翁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核其實以告。至是乃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潛。劉西澗父子。屯田員外郎劉渙凝之。李

公擇。尚書李常公擇。陳了翁。諫議大夫陳瓘了翁。四公皆南康人。了翁則謫居於此。則別為堂祀之。榜曰五賢堂。洪本。周祠。張南軒為記。五賢祠。尤延之為記。

〔文集〕知南康榜文。又牒。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壯節亭記。始至訪求先賢遺蹟。得故尙書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爲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

〔文集〕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壯節亭記。

請祠不報。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年譜〕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捐俸錢。屬西原隱者崔嘉彥董其役。繪諸葛武侯像於堂中。書武侯制表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楣間。後又越數百步。面龍潭作亭。爲吏民祭禱之所。時歲適旱。禱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因榜曰起亭。洪本

〔文集〕臥龍菴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四五日一至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又答呂伯恭書云。學中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卻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亦未嘗輒升講座。侵官瀆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袞之爲。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



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不敢有毫毛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免使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又云。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並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具狀奏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而星子尤甚。因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乞賜蠲減。事下戶部。

請祠不報。

秋七月。以庶僚不合用劄子。申省自効。

〔行狀〕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申乞罷黜。

八月。嚴別籍異財之令。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卽日詞訟便減十七八。今或至竟日而無訟者。亦緣略鋤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舉行別籍異財之



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也。

〔文集〕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咸平中有勅重修，其後淪壞日久，莽爲邱墟，乃爲訪求遺址，屬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明年三月訖功，率賓佐合師生修釋菜之禮，以告於先聖先師。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又置田以贍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文集〕曰：鹿洞書院學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



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學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故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東萊呂公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剝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漸而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間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儉，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



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黜。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而遵守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與廢始末。具於當途執事所記者。皆不書。

〔文集〕白鹿洞賦。

白鹿洞牒。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是月申省自劾。

申省狀言。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流移。乞特與敷奏。早賜罷黜。以爲遠近牧守之戒。十二月。又以未蒙處分。復申省自劾。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申轉運使狀云。據都昌縣稅戶等言。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本軍城內。都昌縣有廟二所。水旱禱禳。皆有感應。乞加封號。又據本縣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撫州吳澥所



著辯論。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節號。



# 朱子年譜卷之一下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春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復奏乞免星子縣稅錢。

去歲六月奏事下戶部戶部下之漕司責以上供對補乃復上奏州郡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有此奏請今乃限以對補勢無從出不過剝肉醫瘡以欺天罔人非惟無益而反有害欲望聖慈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捐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

〔文集〕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狀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文集〕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余而死也邪。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當作丁亥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楸州。今十五當作四年。公試畿輔。公當作入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函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歔。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



邪。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又祭張敬夫殿撰文云。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之。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躋。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賢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頌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聞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



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神道碑云：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嘗言有曰：學莫先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年譜〕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洪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熹前月初遣人請祠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荊州之訃，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爲之泫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將奈何。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噎，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歎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張敬夫文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



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荆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寄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邪。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



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足當，非吾輩所及也。戊子答石子重書云：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遊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戊子答范伯崇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庚寅答呂伯恭書云：長沙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須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癸巳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斂愨實，則已多矣。癸巳與劉子澄書云：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



恭詳審穩當有餘。卻不及此公之俊偉明快也。

別集辛丑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

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甲辰〔語錄〕欽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伯恭鄉耐事。卻有病。黃升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沈憫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會商量。不知何人

三月請祠不允。

修學申乞以泗水侯從祀。

申省狀云。昨因修葺軍學。見從祀神位名號差舛。具狀申尙書禮部。准本部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已奉安訖。而泗水侯孔鯉。獨未得在從祀之列。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孔伋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

〔文集〕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申乞頒降禮書。

申禮部狀云。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



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又乞增修禮書狀云。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考。頗未詳備。又近者禮部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如其可採。乞賜施行。

〔文集〕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修禮書狀。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本軍木炭錢。元係交納本色。紹興年間。改折納錢。以稅絹紐折比之。紬絹計增一倍。比之本色。計增三倍。重困民力。到任之初。卽申提點坑冶司。乞與裁減。又具狀申省。准省劄下泉司指定。至是泉司奏下。

凡三屬縣歲減二千緡。提點坑冶司號泉司。

〔文集〕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三。

應詔上封事。

〔行狀〕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唯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



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唯望哀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軍節旣覈。屯田旣成。兵民旣練。州縣事力旣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



臺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前日妄發。本期密贊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唯其所制。非己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庚子六月與江東陳帥云。熹疎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陳帥俊與周參政劄子云。蒙諭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語旣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反若以遲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周參政必大

〔文集〕庚子應詔封事。

請祠不報。

秋七月。再奏南康軍旱災。大修荒政。



〔年譜〕是夏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卻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至秋計苗失收七分。以上乃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諭小民安分著業。以待賑恤。毋得輕有流移。令主戶各存恤其客戶。有餘米平價出糶。以濟鄉閭。其有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爲責償。如有違令閉糶者。當根究施治。其貧民妄行需索。鼓衆作鬧。定當重作行遣。又計度本軍別無儲積。常平米斛甚少。乃兌借上供官錢二萬四千餘貫。糶米一萬一千餘石。以備賑糶。又以賞格勸諭富室。得米一萬九千石。賑給饑民。又奏乞留六年未起米。及本年檢放外餘米。盡行撥賜。又乞令轉運常平兩司。將所管常平義倉通融支撥。應副軍糧。又乞許依分數放免外。其今年夏稅未納錢帛。權行倚閣。俟來年蠶麥成熟。卻隨新稅帶納。本年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又奉旨。三等以下人戶。零欠夏稅。並與倚閣。放數旣寬。以故民無流移。凡荒政涉冬。皆已有緒。洪本〔語錄〕先生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糶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糶米賑糶。早時糶得卻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船糶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糶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滕璘

〔行狀〕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



制錢之屬。各視其色。曰。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並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靖。

〔文集〕奏南康軍旱傷狀。再奏南康軍旱傷狀。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濟狀。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乞撥賜檢放外。合納苗米充軍糧狀。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乞聽從民便納錢絹劄子。乞禁保甲擅開集劄子。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乞減移用錢額劄子。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乞撥兩年苗稅劄子。與星子諸縣議荒政。勸諭救荒。與江東陳帥畫一劄子。俊卿與江東王漕劄子。師愈。江東轉運判官。與漕司畫一劄子。即王漕。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辛丑

九月申請修築沿江石堤。

劄子云。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錢糧綱運。並商榷舟船。俱於寨內注泊。雖值風濤。亦免沈溺。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砌石損動。寨內沙土填塞。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今緣



本軍旱傷。細民缺食。準紹興年令。災傷州縣。可以募人興工者。預行檢計。工料奏聞。本軍已委官檢計。合用工料。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使饑民就役。不致缺食。而公私舟船。得免沈溺之患。

〔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堤劄子。 乞催修石堤劄子。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春正月開場濟糶。

〔年譜〕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乃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一場。以轄賑糶。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剋乞覓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濟結局。凡活饑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千七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盡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移捐瘠之患。洪本

二月陸子靜來訪。

〔年譜〕子靜來訪。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洪本〔文集〕跋陸子



靜白鹿洞書堂講義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兒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鑿、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附陸子靜講義〕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先生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昔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相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



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矣。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疾心痛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子勉之。以毋負其意。〔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辛丑三月。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弊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卻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己。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未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仔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俟



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

辛丑六月

〔語錄〕謂楊道夫曰：曾見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

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卻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憑聲聲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楊道夫

子靜只是拗。伊川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滕璘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甘節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庚子

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



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庚子答符復仲書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捨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庚子〔附陸子靜與符復仲書〕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文集〕答項平父書云。示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癸卯答陳膚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



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年譜〕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得爲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乞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四、請降勅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皇帝御書九經註疏印本等書。洪本

〔文集〕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閏三月二十七日去郡東歸。

〔年譜〕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亦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李本〔語錄〕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訊而禁之。次日杖之譙樓下。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



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陷溺一至於此。揚道夫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年譜〕劉子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正卿、彥卿、元孫濤爲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渡湖口而歸。是月壬戌還家。洪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閏三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以四月十九日至家。

秋七月。除直祕閣。三辭。

〔年譜〕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故除。先生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辭。九月告下。復辭。不允。又辭。〔行狀〕除直祕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

〔文集〕辭免直祕閣狀一。狀二。狀三。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文集〕祭呂伯恭著作文云。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



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旣海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旣厚。而養之深。取之旣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認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聞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常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也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旣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年譜〕先生稱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又曰。讀書如伯恭。方可爲變化氣質。至是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旣爲位而哭。又遣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將誰使續之語。蓋歎其難繼也。〕洪本〔文集〕與劉子澄書云。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計報中必已見之。



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別集辛丑又與劉子澄書云：目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前

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媮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

深有望於吾子澄也。壬寅答詹帥書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

事。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

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常爲深歎息也。壬寅詹帥儀之詹詹〔語錄〕伯恭說

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李闕祖看大事記曰：此書甚好，考訂得仔細，大勝詩記。不知何人〔文集〕呂氏家

塾讀詩記後序。跋呂伯恭書說〔附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

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宏，不可不省察也。庚寅又與書云：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

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爲樣，轍回擒縱低昂

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庚寅又與書云：張五十丈祭文，讀之泫然，不唯痛逝者之不可作，

又竊以窺任道之心，屹然益堅，幸甚。願益勉之，使宏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爲後世模

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旺，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

庚子〔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

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乙未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年譜〕時浙東薦饑。宰相王淮薦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卽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納粟賞行。遂受職名。洪本

〔文集〕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年譜〕先生去國二十年。旣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並南康兩事。共七劄上之。李本〔行狀〕人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甯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撻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則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



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揀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乃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千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揀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揀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



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  
〔文集〕辛丑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奏劄六。

奏劄七。

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

〔行狀〕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

奏劄賈祐之不抄劄饑民。

奏狀言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並無抄劄。委是不職。乞重賜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詔行社倉法於諸郡。

〔年譜〕初奏事延和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諸郡。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頒行。







# 朱子年譜卷之三上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春正月巡歷紹興府屬縣婺州衢州。

〔行狀〕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語錄〕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孫自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人來外縣卻抄得多卻托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辦卻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及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置木窗關防再入之人滕璘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效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鄭可學

奏劾密克勤偷盜官米



奏狀言。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分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臣巡歷到嵊縣。點檢其所押米一萬三千石。內折欠升合。拌和糠泥之數。計缺米四千一百六十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交量發下賑濟。仍拘管密克勤送獄根勘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監追所盜米斛。送納賑濟。

奏劾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

奏狀言。臣巡歷到婺州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米場。無人在彼糶米。據人戶衆狀告訴。本縣分撥上戶朱熙績。就近在本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凌縣道。不復發米前去。及臣巡歷到彼。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一場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剋升斗。虛批歷頭。所散粥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就食者反爲所悞。狼狽而歸。凡其所爲。無非姦狡切害之事。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重賜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哭東萊呂公墓。

〔文集〕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云。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爲書其左。

奏劾衢州守李嶧。

奏狀言。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得實。反爲李嶧執稱無水。



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爲主張。至今未竟。及旣遭旱。嶧又妄申諸司。民不缺食。未至流移。檢放諸縣。都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七八分。而嶧只作一分六釐減放。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水痕尙存。山谷之民。羸瘦萎黃。非復人貌。死亡已多。而嶧恬然略不加恤。但知一概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敢昧萬死。按劾以聞。

奏劾張大聲孫孜檢放不實。

奏狀言。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遊縣丞孫孜。前云檢視覈實。卻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以致被災人戶。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死亡甚衆。望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并行重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特重之。至是來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二月。回紹興。乞賜鑄削。

奏狀云。臣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其罪已在不救之域。願以救荒事亟未敢乞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賜鑄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



公議。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行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白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條奏諸州利病。

〔行狀〕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紐。惟恐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揀荒之



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年譜〕又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乞每丁納半錢半絹。〔本傳〕有短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奏狀言。聞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遣人走探。已據回報。卽親往看視。委是爲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募人打撲。赴官埋瘞。本司亦支錢添貼收買。臣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奉御筆回奏。

奏狀言。紹興府會稽縣。蝗蟲已同本府發錢收買焚埋。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禳。更行支賞。召人收捕。令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卽同帥臣。就府治設醮祈禳。又於先支錢外。加倍增貼。召人收捕。今據申到。并已收買焚埋。尙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爲此先具奏聞。

巡歷紹興府屬縣。入台州界。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

申省狀言。熹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又伏覩臣僚所奏本縣饑民事。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已先行下衢州。將本官對移閒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奏劾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

奏狀言。臣昨親見寧海縣人戶流移。自到本州。卽行詢究。見本縣流移人戶。已千有餘口。其知縣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欲望聖慈。特賜罷黜。

申乞許令佐自陳嶽廟。

申省狀言。諸州連歲災傷。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閒。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仍嚴責已。差下人疾速赴上。其未到間。乞委自本司。差人權攝。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

奏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

奏狀言。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糶。委有勞效。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全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特降睿旨。許令善堅在任。同本州守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知台州唐仲友。與丞相王淮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七月。先生巡所部。將趨温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僞造官會等事。節



次劾之仍送紹興司理院鞠實章三上王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初王淮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六上淮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鑿削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霑是歲穀重熟洪本

八月留台州乞賜罷黜

奏狀云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虐吏民今新知本州史彌正已到俟其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未蒙朝廷準依常法略賜施行則自是以往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惟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臣謹上奏乞賜罷免十八日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又以未蒙處分再乞黜責

毀秦檜祠

〔年譜〕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曰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諂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旣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



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桀，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尙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

洪本

除直徽猷閣再辭。

〔年譜〕獎賑濟之勞也。先生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躡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況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而體究指揮尙未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容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

〔文集〕辭免進職奏狀一 奏狀二

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辭。

〔年譜〕蓋奪唐仲友新任也。先生初聞江西新命，卽日解職東還，具奏言：臣自早歲卽甘退藏，妄意討論遺經，以待後之學者。今蒙恩許解賤職，正愚臣得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文集〕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割饑民狀。辛丑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辛丑



奏揀荒事宜狀。辛丑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乞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其作捺湖埂。亦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早賜米斛。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奏巡歷婺衢揀荒事件狀。一於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婺州糶米糶濟。一於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衢州賑濟。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奏請畫一事件狀。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乞賜鑄削狀。 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其二。乞減度牒米數。其三。再乞賜錢會三十萬貫。又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錢。並行住催。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乞推賞獻助人狀。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奏蝗蟲傷稼狀。 御筆回奏狀。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揀荒畫一事件狀。一被災州郡督理夏稅。特與寬限。其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輸納者。理折今年夏稅。一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一請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止賣五百貫。一聞村落間。已有彊借劫奪之患。乞早撥上項錢數。宣布存恤。自可以銷厭禍亂之萌。然後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倡亂之人。及早擒捕。



致之憲典。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一獻納減半賞格。止於紹興一府。今乞於浙東一路通行。一興修農田水利。既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一七州糴濟。用人甚廣。乞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之人。權行差使。庶可集事。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乞將合該蠲闕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狀。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一蝗蟲傷稼。催促差官檢視。及支錢收捕埋瘞。一乞賜指揮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督賦稅。一乞將嵯縣上虞餘姚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別賜處分。一至新昌縣。連得大雨。中晚之禾。間有可望。而秋序已深。恐難結實。荒熟之形。切宜子細分別。一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耕犁布種。蕎麥二麥之屬。乞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民間及早耕種。其有缺少種糧。更令官司量行應副。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已蒙給降三十萬貫。更乞撥錢湊作二百萬貫。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一減半賞格。已許於浙東一路通行。乞刪去今來指揮所增委曲關防之語。庶幾人爭先應募。一乞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縣等五等人戶。今年丁絹乞特與蠲放。一乞許於賜給錢內。量撥什三於合修水利去處。審實應副。一乞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一被災州縣人戶。往外興販糴糶者。不得邀阻抽稅。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木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奏台州免納丁絹狀。再奏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奏巡歷至



台州奉行事件狀。一奉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緡。即時分撥應副諸州。仍詢訪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者。一縣數人。與州縣官公共措置募船。前往收糴米斛。仍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添助賑糴。又立式選差都正鄉官家至戶到。抄劄饑民。取見的確數目。俟將來闕食。就行糴濟。一已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糴。收錢運糴。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一興修黃巖水利。支錢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林鼎蔡鎬公共措置。其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難以倚仗。乞特與嶽廟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上。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狀。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第六狀。

申乞禁止遏糴狀。

申乞賑糴賑濟合行

五事狀。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糴濟狀。

申揀荒事宜畫一狀。

申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詔免回避。復辭。

〔八年譜〕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言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其在微臣。固已深幸。但臣前所奏。尚有未蒙聖察者。欲望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且臣祖鄉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些小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又辭。以爲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



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名不允之命下。又辭。以爲前按唐仲友。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人蔣輝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難以例霑恩賞。詔並不許。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奏狀二。

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年譜〕始受職名。仍辭新任。且乞奉祠。極言昨來所按賊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庶可少紓患害。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先生。王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薦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故先生奏言及之。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年譜〕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以累乞奉祝。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行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



〔年譜〕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作感春賦以見意。洪本

夏四月。武夷精舍成。

〔年譜〕結廬於武夷之五曲。正月經始。至四月落成。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洪本。元吉爲記。韓

〔文集〕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武夷櫂歌十首。甲辰

冬十月。如泉州。

傅安道自得。與先生有先人之舊。是歲八月卒。往弔之。十二月歸。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年譜〕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文集〕答呂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



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毋乃悖之甚耶。甲辰又答呂子約書云。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乙巳又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癸卯又答呂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乙巳

答路德章書云。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爲學而不觀。



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癸卯答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合者。猶未肯豎降旛也。乙巳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乙巳答孫季和書云。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成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甲辰

答潘叔昌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蠶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



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甲辰。答耿直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癸卯。答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寒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乙巳。答黃直卿書云。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續集庚戌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春二月。祠秩滿。復請祠。夏四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辨陸學之非。

文集曹立之墓表云。立之名建。幼穎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盡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



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癸卯。答劉晦伯書云。立之墓表。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續集癸卯

與陸子靜書云。立之墓表。今往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見陸譜甲辰。答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閑闢錄注。乙巳七月八日。答陸子靜書云。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卽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丙午。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諭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



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丙午又答諸葛誠之書云。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消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生嫌隙也。丙午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懷抱。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丙午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



坑中亦是一事耳。丁未答陸子靜書云。稅駕已久。諸況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而論。徒增耿耿耳。丁未五月二日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戊申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戊申與黃直卿書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續集戊申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必有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



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壬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物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壬子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辛亥答邵叔義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卻不得也。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己酉答程正思書云。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鬧。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戊申又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己酉答陸子美書一。丙午書二。丁未與陸子靜書五。戊申書六。己酉正月

〔附〕陸象山兩書〔語錄〕陸子靜之學。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



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衰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葉賀孫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後世。卽今便是。葉賀孫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聾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閒便會失心去。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沈闌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閒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



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錢木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鯨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輔廣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常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輔廣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卻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卻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厯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厯。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他是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



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輔廣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黃卓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眞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說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又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吳必大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纔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知之。與利而知之。勉強而知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



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黃螢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不知何人〔文集〕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癸丑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癸丑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指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



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丙辰

### 辨陳學之非

〔年譜〕同父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略。任俠豪舉。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父有書辨難。先生累與書極力開諭。同父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每逢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文集〕與陳同父書三。癸卯書四。書六。甲辰書七。書八。乙巳書十。丙午〔附〕陳同父甲辰答書乙巳三書。〔語錄〕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爲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卻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卻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卻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向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葉賀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楊道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李閱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



得。它卻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輔廣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鄭可學或問同父口說皇帝王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葉賀孫〔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啓蒙成。

〔年譜〕六經遭秦煨燼。唯易以下筮得全。迄漢魏。流爲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既推義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掛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始復其舊。李本〔文集〕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於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



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無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旣望。易五贊。原象。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黃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旣陳。兩儀斯設。旣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旣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日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書。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述旨。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旣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象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旣絕。八索以祛。乃作象象。十翼之篇。專



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明筮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扚。初扚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稽類。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象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警學。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



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答陸子美書云。近嘗作一小卜筮書。著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觀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方賓王書云。熹向來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語錄〕啓蒙初閒。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葉賀孫〔文集〕答袁機仲書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旣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



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云。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秋八月。孝經刊誤成。

〔文集〕後記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卽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

八月十二日記。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春正月。如莆中弔陳福公。

〔年譜〕以三紀游從。晚歲知己。且爲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並爲文祭之。

〔文集〕祭陳福公文。 陳正獻公行狀。

三月。小學書成。



〔文集〕題小學書云。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年譜〕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洪本

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年譜〕以三月除。至夏四月拜命。洪本

〔別集〕答劉子澄書云。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

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卻甚以爲恩。

新揆周益公。

又書

云。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年譜〕時上諭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故有是命。以疾辭。不許。告詞云。勅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



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某日。陳居仁行詞。〔行狀〕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本傳〕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